

第四章 《淳南詩話》詩論及其淵源探究

本章將針對《淳南詩話》詩論作出一翻歸納整理，首先將《淳南詩話》南詩話與其他詩話、書籍關聯之則數表列如下：

	原理論	方法論	欣賞論	對宋詩的批判	其 它	小 計
苕溪漁隱叢話	7	4	7	7	3	28
風月堂詩話		1		2	1	4
竹莊詩話	5	2	1	2		10
詩話總龜	6	4	3	6	3	22
韻語陽秋	2		1	1	1	5
? 溪詩話			1	1		2
藝圃折衷	1	1				2
宋百家詩選	1			2		3
類說			1			1
二程遺書					2	2
小計	22	12	14	21	10	79

進一步從原理論、方法論、欣賞論、對宋詩的批判等方面加以分門別類去論析，找出淳南詩學理論與南宋詩話如《苕溪漁隱叢話》、《風月堂詩話》、《竹莊詩話》、《詩話總龜》、《韻語陽秋》、《? 溪詩話》、《二程遺書》、《藝圃折衷》、《宋百家詩選》、《類說》之關聯。對照《淳南詩話》及其他詩話相同之論點，並將相同的文字敘述用底線加以標註，以明其詩論之淵源。

第一節 原理論

王若虛論詩的基本原理，是由天全真率、發乎情性出發，主張以意為主、言隨意遣、理順詞達，認為遣辭造語要切合體裁。

壹、天全真率，發乎情性

一、「務求其實」、「貴不失真」

溲南詩話	<p><u>《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陳辭。老杜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即如人作家書乃是。」</u>慵夫曰：子西談何容易！工部之詩，工巧精深者，何可勝數，而摘其一二，遂以為訓哉？正如冷齋言樂天詩必使老嫗盡解也。夫《三百篇》中亦有如家書及老嫗能解者，而可謂其盡然乎？且子西又嘗有所論矣，曰：「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故謂之詩律。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途，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趨易，文章不工，每坐此也。」又曰：「吾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未見可羞處，明日取讀，疵病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稍稍有加。數日再讀，疵病復出。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也。」觀此二說，又何其立法之嚴，而用心之勞邪？蓋喜為高論而不本於中者，未有不自相矛盾也。退之曰：「文無難易，唯其是耳。」豈復有病哉？¹</p>
茗溪漁隱叢話	<p><u>《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點」元本、徐鈔本、明鈔本作「黠」。）雨露之所濡，（「濡」原作「儒」，今據元本、徐鈔本、明鈔本校改。）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u>²</p>

就文章原理來看，若虛為文「務求其實」、「貴不失真」且「以意為先」，切忌蹈襲。他引用韓退之「文無難易，唯其是耳，豈復有病哉！」的話來駁斥唐子西和惠洪的詩論，「唯其是」即是「唯其真」或「唯其自得」。反過來說，做作的

¹ 《溲南詩話》卷中，頁450。

² 宋·胡子纂集，廖德明校點《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八，頁78及頁51，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作品，便不足道。他反對經營過深，雕琢過甚，強調文章必出於肺腑，絲毫不可假借。

二、擬物不當失其真

<p>溥南詩話</p>	<p>羅可雪詩有「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之句，陳正敏以為信然，卻是假雪耳。³</p>
<p>苕溪漁隱叢話</p>	<p>《遜齋閑覽》云：「羅可嘗作百韻雪詩，其間有『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誠佳句也。」 苕溪漁隱曰：「羅隱雪詩云：『曉窗呵筆尋詩句，一片飛來紙上消。』格雖不高，亦小巧可喜。」⁴</p>

王若虛論詩的基本原理，可說遠紹歐蘇，而主張「天全」「本色」「自得」做作的作品，便不足道，潘岳鬢，馬良眉，皆取其白皙以擬雪，惟擬物不當，即患色澤不勻之弊也，賦雪而失其真，乃覺其假。

三、求真寫實為貴

<p>溥南詩話</p>	<p>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夫所貴於畫者，為其似耳。畫而不似，則如勿畫。命題而賦詩，不必此詩，果為何語！然則坡之論非歟？曰：論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於題，而要失其題，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實，無得於心，而借此論以為高。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托雲煙杳靄，謂之氣象。賦詩者茫昧僻遠，按題而索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貴爾。一有不然，則必相嗤點，以為淺易而尋常，不求是而求奇，真偽未知，而先論高下，亦自欺而已矣，豈坡公之本意也哉？⁵</p>
-------------	---

³ 《溥南詩話》卷中，頁 452。

⁴ 宋·胡子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九，頁 204，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⁵ 《溥南詩話》卷中，頁 455。

<p>茗 溪 漁 隱 叢 話</p>	<p>王直方《詩話》云：「歐公 盤車圖詩 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作 韓幹馬圖詩云：『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又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又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驥謾爭馳。』餘以為若論詩畫，於此盡矣。每誦數過，殆欲常以為法也。」⁶</p>
<p>詩 話 總 龜</p>	<p>文忠公 盤車圖 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盡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作 韓干（應為幹）畫馬圖 詩云：「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又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又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干（應為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驥謾爭馳。」余每誦數遍，殆以為法。（《王直方詩話》）⁷</p>
<p>韻 語 陽 秋</p>	<p>歐陽文忠公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寫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或謂：「二公所論，不以形似，當畫何物？」曰：「非謂畫牛作馬也，但以氣韻為主爾。」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雄傑。」其此之謂乎？陳去非作 墨梅詩 云：「含章檐下春風面，造化工成秋兔毫。意得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後之鑑畫者，如得九方？相馬法，則善矣。⁸</p>

他評論有關「形似」、「神似」的爭議說，就創作而言，王若虛主張「求真」、「寫實」，強調藝術表現一定要符合對象特徵。符合事物的自身規律，反對脫離事物特徵的「求奇」，這是其文學思想和基本點。此番議論具有美學價值論的意義。無論是詩，是畫，他都主張必以「形似」為前提、為基礎。他對蘇軾的「形神」觀本是不同意的，但由於他對蘇軾一直推崇備至，故此處以己意來闡釋東坡

⁶ 宋·胡子纂集，廖德明校點《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頁 210，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⁷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1524，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⁸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四，收於清·何文煥《歷代詩話》，頁 597，台北縣：漢經文化，1983 年。

之論，其實有悖於東坡的初衷。一方面他認為「形似」是根本，「畫而不似，則如勿畫」，離開「形似」這個基礎，憑空追求「神似」、「氣象」必然會「茫昧僻遠，不知所謂」；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對「空陳形似」、「肖而無神」，主張「妙在形似之外」、「不窘于題」。用現代的話說，即在藝術作品反映客觀現實的前提和基礎上，作家可以也應當力爭表現和寄托深遠的意趣。也只有「形似」和「神似」相統一的作品，才有較高的文化品位和藝術價值。最為引人注意的是他把詩歌反映客觀事物真實與否，作為衡量詩歌好壞的第一標準。他說「賦詩者，茫昧僻遠，按題而索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貴耳』，一有不然，則必相嗤點，以為淺易而尋常。不求是而求奇，真偽未知而先論高下，亦自欺而已矣」。王若虛明白指出蘇軾之論造成後人誤解，認為寫詩必此詩，拘於格套，必非知詩之人，是故誤解為寫詩必求於形外，不可平常易解，造成賦詩者必求於形外，而致按題索求，亦不知所云，否則必以淺易尋常嗤之，此種誤解，王若虛甚不以為然，指出徒以求奇不求是，是後人誤解東坡之意。作詩應能表現詩旨為尚，不可一味求奇，否則自欺欺人，蒙昧後人，自以為高，乃不足為法。這些話不能不看成是我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在理論總結上臻于成熟的標誌。

四、天生好語不待主張

<p>溥南詩話</p>	<p>謝靈運夢見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為神助。《石林詩話》云：「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藉以成章，故非常情所能到。」冷齋云：「古人意有所至，則見於情，詩句蓋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而夢中得之，此當論意，不當泥句。」張九成云：「靈運平日好雕鑿，此句得之自然，故以為奇。」田承君云：「蓋是病起忽然見此為可喜，而能道之，所以為貴。」予謂天生好語，不待主張，苟為不然，雖百說何益。李元膺以為反覆求之，終不見此句之佳，正與鄙意暗同。蓋謝氏之誇誕，猶存兩晉之遺風，後世惑於其言而不敢非，則宜其委曲之至是也。⁹</p>
-------------	---

⁹ 《溥南詩話》卷上，頁 438。

詩話總龜	<p>田承君云「池塘生春草」，蓋是病起忽然見此為可喜，而能道之，所以為貴。¹⁰</p> <p>謝公有「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謂之神助。古今文士多稱之。李元膺曰：「此句未有過人處。古人意所至則見於情，詩句蓋寓也。謝公喜惠連，夢中當論情意，不當泥句。」（《王直方詩話》）¹¹</p>
竹莊詩話	<p>謝靈運《登池上樓》</p> <p>《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故嘗云：『此語有神，非吾語也。』」</p> <p>《石林詩話》云：「『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人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意，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¹²</p>
韻語陽秋	<p>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玄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堊、目無膜爾。鼻無堊，斤將曷運？目無膜，篋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與？¹³</p>

對「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二句，歷來詩家皆以為佳處即在於無所用意，得之自然，但就若虛「天生好語，不待主張」的標準來看，依然表現了誇誕之風，張健先生認為這種論調未免過苛¹⁴，但這正可看出若虛對「至真貴乎天然」的堅持與執著。儘管各家所持理由不同，但都表示對此句由衷的激賞，若虛卻能獨排眾議，以為「天生好語，不待主張，苟為不然，雖百說何異？」王氏以為良美的詩句，是不須由他人來反覆論說，每個人都可以感觸到美好的詩句自然純真的情意，因此對謝靈運「池塘生春草」這寄以夢中語來強調此詩句的自然而生，基本

¹⁰ 《詩話總龜》前集卷七，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1512頁，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¹¹ 《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1533頁，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¹² 宋·何汶撰，常振國、絳雲點校《竹莊詩話》卷四，頁62-63，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5月。

¹³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483，台北縣：漢經文化，1983年。

¹⁴ 張健《宋金四家文學批評研究》，頁348，台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83年。

上即表現了兩晉的誇誕風氣，是不合於有感而發的詩風。借鬼神之說來立論詩歌的天然，王氏是不以為然的。

其實我們再考察謝氏此詩的下句「園柳變鳴禽」來說，其中「變」字是經由煉字而成，仍可以看出謝氏不脫雕飾的痕跡，可為王若虛觀點的佐證。畢竟謝靈運的作品仍然擺脫不了誇誕的遺風。若虛提示了讀詩時的態度，要有獨立自主的鑑賞能力，不能人云亦云，惑於前人的詩話，以古為尊，如此盲從迷信權威，終究會喪失了個人的判斷力，被人牽著鼻子走，又說：「書生之口，何所不有哉？」的是警語！這對詩話中一些庸濫的作品而言，確是一針見血的批評，所以若虛能慎加選擇，而不阿諛屈從，實在是難能可貴的。¹⁵

五、 真性情為詩之正理

<p>滹南詩話</p>	<p>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荊公蘇黃輩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真，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¹⁶</p>
<p>竹莊詩話</p>	<p>《珊瑚？詩話》云：「詩以意為主，又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妙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¹⁷</p>
<p>藝圃折衷</p>	<p>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則麟游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施諸工用，則力牛服箱，德驥駕輅，李亦不能為也。陶淵明則逸鶴任（案：原文為狂，據說郭本改為任）風，閒鷗忘海；鮑明遠則？鴻？漢，孤鶻破霜；孟東野則秋蛩草根；白樂天則春鶯柳陰，皆造化中之一妙（案：原文無一，據說郭本增），餘皆象龍刻鳳雖美不情無取正焉。¹⁸</p>

¹⁵ 黃聲儀《王若虛及其詩論研究》，頁 178，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 年 4 月。

¹⁶ 《滹南詩話》卷上，頁 449。

¹⁷ 宋·何汶撰，常振國、絳雲點校《竹莊詩話》卷一，頁 9，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5 月。

¹⁸ 鄭厚《藝圃折中》，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329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1 版。
《藝圃折中》，收於明·陶宗儀編纂《說郛》，頁 2157，臺北：臺灣商務，1972 年。

《滄南詩話》揭示詩歌之創發，當以真性情之發為詩之正理，雖白居易之平淺、孟郊之寒號亦皆可觀，以其出乎真情。作詩必出於真性情，由內心所發而得之詩方為上等，若徒務句字之苦思沈吟，僅能成篇，明日取讀，必疵病百出。

貳、言隨意遣，理順詞達

一、用語要中理

滄南詩話	張文潛詩云：「不用為文送窮鬼，直須圖事祝錢神。」唐子西云：「 <u>脫使真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u> 」夫錢神所以不至者，唯其有窮鬼在耳。二子之語，似可喜而實不中理也。 ¹⁹
苕溪漁隱叢話	苕溪漁隱曰：「子西詩多佳句，如『兒餒嗔郎罷，妻寒怨囊砧。』『十年駒局促，萬事燕差池。』『 <u>脫使真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u> 』此用事對屬精切者。又有造語極工者，如『水裁偏岸直，雲截亂山平。』『破窗燈焰走，凍硯筆鋒遲。』『手香橙熟後，發脫草枯時。』皆清奇可愛。子西尤工對屬，佳句不可盡舉，姑言其大概如此。」 ²⁰

胡仔認為唐子西（強幼安）作詩多佳句，用事對屬精切，又有造語極工，但是王若虛則認為作詩貴辭順理達，錢神所以不至，只因為有窮鬼在，這種說法看似可喜，並不合理。

二、意到即用

滄南詩話	李師中《送唐介》詩，雜壓寒、刪二韻， <u>《冷齋夜話》謂其落韻，而《緗素雜記》云「此用鄭谷等進退格」</u> ，《藝苑雌黃》則疑而兩存之。予謂皆不然。謂之落韻者，固失之太粗，而以為有格者，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據，古人何嘗有此哉？意到即用，初不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為云云也？但律詩比古稍嚴，必親鄰之韻乃可耳。 ²¹
------	--

¹⁹ 《滄南詩話》卷下，頁 483。

²⁰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三，頁 360，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²¹ 《滄南詩話》卷下，頁 483。

苕 溪 漁 隱 叢 話	<p>《緇素雜記》云：「鄭谷與僧齊己、黃損等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余按《倦遊雜錄》載<u>唐介為台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廟怒，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眾，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為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眾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u>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p> <p>按《韻略》難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字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誠合體格，豈率爾而為之哉。<u>近閱《冷齋夜話》載當時唐、李對答語言，乃以此詩為落韻詩。蓋渠伊不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為云云也。</u>」²²</p>
----------------------------	--

若虛評論當時對「落韻」之爭辯，亦可知斯時講求「句法」之情狀，已落於細瑣末節，非關詩之宏旨，「意到即用」四字說得何等淋漓痛快！至於遣詞用字是隨之而來的餘事，二者的主從關係昭然若揭，袁枚在《續詩品》中也曾提到：「意似主人，辭如奴婢。」以意為主導，便能「常行於當行，止於不可不止。」自然水到而渠成矣。

三、 合於眼目旨趣

淳 南 詩 話	<p><u>東坡和陶詩，或謂其終不近，或以為實過之，是皆非所當論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見吾意云爾，曷嘗心競而較其勝劣耶？故但觀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則可矣。</u>²³</p>
------------------	--

²²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一，頁 215，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²³ 《淳南詩話》卷中，頁 454。

竹 莊 詩 話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在揚州 和飲酒 詩，只是如己所作，至惠州 和歸田園 六首，乃與淵明無異。」 ²⁴
------------------	---

若虛特別標舉出「眼目旨趣」四字，其實仍是一個「意」字，以情意造詩，則旨趣自然形乎其中，若濫採忽真，爭勝字句，則不足以論其優劣了。詩既以意為主，要求意之穩妥，則必先期於理順，「理不可通」自是詩之大病，至於「辭達理順，無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

四、理不可不通

溇 南 詩 話	山谷贈小鬟《驀山溪》詞，世多稱賞，以予觀之，「眉黛壓秋波，盡湖南水明山秀」，「盡」字似工，而實不愜。又云「婷婷嫋嫋，恰近十三餘」，夫近則未及，餘則已過，無乃相窒乎？「春未透，花枝瘦」，止謂其尚嫩，如「豆蔻梢頭二月初」之意耳，而云「正是愁時候」，不知「愁」字屬誰？以為彼愁耶，則未應識愁；以為己愁耶，則何為而愁？又云：「只恐遠歸來，綠成陰，青梅如豆。」按杜牧之詩，但泛言花已結子而已，今乃指為青梅，限以如豆，理皆不可通也。 ²⁵
詩 話 總 龜	晏叔原工小詞，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不愧六朝宮掖體。荊公小詞云：「揉藍一水縈花草。寂寞小橋千嶂抱。人不到。柴門自有清風掃。」略無塵土思。山谷小詞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極為學者所稱賞。味秦湛處度嘗有小詞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蓋法山谷也。（《雪浪齋日記》） ²⁶

對於一些不當理的作品，若虛深以為非，如「盡湖南水明山秀」，「盡」字看似似工，而實不合理。山谷小詞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極為學者所稱賞，但王若虛卻加以批評。

²⁴ 宋·何汶撰《竹莊詩話》卷十，頁188，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5月。

²⁵ 《溇南詩話》卷下，頁476。

²⁶ 宋·阮閱《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二，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2066-2067，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遣辭造語，切合體裁

一、意象符合事物特徵

<p>溥南詩話</p>	<p>《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 醪？ 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為出類。而吾叔淵材《詠海棠》則又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慵夫曰：花比婦人，尚矣。蓋其於類為宜，不獨在顏色之間。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見其好異之僻，淵材又雜而用之，益不倫可笑。此固甚紕繆者，而惠洪乃節節歎賞，以為愈奇，不求當而求新，吾恐他日復有以白皙武夫比之者矣，此花無乃太粗鄙乎？魏帝疑何郎傅粉，止謂其白耳，施于醪？ 尚可，比海棠則不類矣。且夫雨過露濃，同於言濕而已，果何所異而別之為對耶？²⁷</p>
<p>苕溪漁隱叢話</p>	<p>《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 醪？ 詩 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出類也。而吾叔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p> <p>《呂氏童蒙訓》云：「義山 雨詩 曰：『撼撼度瓜園，依依傍水軒。』此不待說雨，自然知是雨也。後來魯直、無己諸人，多用此體，作詠物詩，不待分明說盡，只髣髴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 醪？ 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²⁸</p>
<p>詩話總龜</p>	<p>前輩花詩多用美女比狀，如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俗哉！山谷 醪？ 詩 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是以丈夫比之，若出類。而吾叔彭淵材作 海棠詩 又不然，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尤工也。（《冷齋夜話》）²⁹</p>

²⁷ 《溥南詩話》卷下，頁 485。

²⁸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七，頁 324，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²⁹ 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二十一，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1646，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北宋惠洪的《冷齋夜話》中讚賞黃庭堅等詩人以美丈夫比花，認為如此一反以女喻花的俗濫，而頗為新穎奇異。王若虛適好相反，他認為以婦人比花是最好的，在他看來，「求當」乃是首要的，也就是要求詩的意象要符合事物的特徵，亦即「求真」，對於「求新」、「尚奇」，他是頗為反感的。

二、情物景境合一

<p>滹南詩話</p>	<p>楊軒 牡丹 詩云：「<u>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讒魂。利劍斫不斷，餘妖鐘此根。</u>」東坡詠酴醾以「吳宮紅粉」命意，而終之曰「<u>餘妍入此花</u>」。山谷詠桃花，以「<u>九疑萼綠花</u>」命意，而終之曰「<u>猶記餘情開此花</u>」；詠水仙以「<u>凌波仙子</u>」命意，而終之曰「<u>種作寒花寄愁絕</u>」。是皆以美人比花，而不失其為花。近世士大夫，有以 墨梅 詩傳于時者，其一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玉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其一云：「五換鄰鐘三唱雞，雲昏月淡正低迷。風簾不著欄杆角，瞥見傷春背面啼。」予嘗誦之於人，而問其詠何物，莫有得其仿佛者，告以其題，猶惑也。尚不知為花，況知其為梅，又知其為畫哉？自賦詩不必此詩之論興，作者誤認而過求之，其弊遂至於此，豈獨二詩而已？東坡 眉石硯、醉道士石 等篇，可謂橫放而曠遠，然亦未嘗去題也。而論者猶戒其專力於是，則秉筆者曷少貶乎？³⁰</p>
-------------	--

³⁰ 《滹南詩話》卷下，頁 486。

<p>苔 溪 漁 隱 叢 話</p>	<p>苔溪漁隱曰：「詩人詠物形容之妙，近世為最。如梅聖俞：『蝟毛蒼蒼磔不死，銅盤蠹蠹釘頭生，吳雞鬥敗絳幘碎，海蚌扶出真珠明。』誦此，則知其詠芡也。東坡：『海山仙人絳羅襪，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誦此，則知其詠荔支也。張文潛：『平池碧玉秋波瑩，緣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女鬥新妝，輕步凌波踏明鏡。』誦此，則知其詠蓮花也。如唐彥謙 詠牡丹詩 云：『為雲為雨徒虛語，傾國傾城不在人。』羅隱 詠牡丹詩 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非不形容，但不能臻其妙處耳。蘇黃又有詠花詩，皆托物以寓意，此格尤新奇，前人未之有也。東坡 謝杜沂游武昌以酴醾見惠詩 云：『淒涼吳宮闕，紅粉埋故苑。至今微月夜，笙簫來絕巘。餘妍入此花，千載尚清婉。』山谷 詠水仙花詩 云：『凌波仙子生塵襪，水面盈盈步微月，是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 詠桃花絕句 云：『九疑山中萼綠華，黃雲承襪到羊家，真筌蟲蝕詩句斷，猶托餘情開此花。』」³¹</p>
<p>詩 話 總 龜</p>	<p>淇州楊軒 詠牡丹 曰：「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讒魂。利劍斫不斷，餘妖鍾此根。光華日已盛，欄檻豈長存？寄語尋芳者，須知松柏尊。」羅隱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二人用意不同如此。軒詩雖捻風花，而有警戒。（《雲齋廣錄》）³²</p>
<p>竹 莊 詩 話</p>	<p>楊軒 牡丹 《雲齋廣錄》云：「淇川楊軒詠牡丹云云，羅隱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二人用意不同如此。軒詩雖挫風花，而有警誡。」 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讒魂。利劍斫不斷，餘妖鍾此根。光華日已盛，欄檻豈長存？寄語尋芳者，須知松柏尊。³³</p>

若虛論詩要求情物景境合一，亦即色澤宜勻，如以亭亭淑女擬花可也，如起起一武夫，則不可與花并書，知此理，而後可以論詩之色澤，其說頗為精關。墨梅詩題畫之作也，言固不及物；而酴醾為花名，山谷雖以何平叔之絕白姿儀比之，然終不如女子之合宜也，若虛以為此尚新求奇之弊，如此詠花非花，詠梅非梅，

³¹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苔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七，頁325，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³² 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六，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1501，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³³ 宋·何汶撰，常振國、絳雲點校《竹莊詩話》卷十八，頁351，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5月。

已失原物之面目，此即色澤不勻也，故詠人物，亦得切其身份個性。詩為最精鍊的語言，是作者透過外在形式之文字、格律，將其內在之性情、心志抒發出來，所以外在的形式，亦不容疏忽，所謂用字如用兵，一以當百，務求其精要確切。故若虛恆以邏輯合理為要義；以安於文法為首務，辭求達，意貴盡，寧依義而棄奇，不可因字而害理，以求情物景境的合一，期能切合體裁。

三、 詭譎寄意不可太過

<p>溥南詩話</p>	<p>詩人之語，詭譎寄意，固無不可，然至於太過，亦其病也。山谷 題惠崇畫圖 云：「欲放扁舟歸去，主人云是丹青。」使主人不告，當遂不知。王子端 叢台 絕句云：「猛拍闌干問廢興，野花啼鳥不應人。」若應人，可是怪事。<u>《竹莊詩話》載法具一聯云：「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u>不知何消得如此，昨日酒間偶談及之，客皆絕倒也。³⁴</p>
<p>竹莊詩話</p>	<p>絕句 二首（第二首）</p> <p><u>看了青燈夢不成，東風卷雪落寒聲。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u>³⁵</p>

若虛對詩中「移情」的作用頗有微詞，由「客皆絕倒」云云可知，王若虛的看法似乎得到了時人的某種贊同。但是平心而論，若虛雖稱「詩人之語，詭譎寄意，固無不可」，此處還是將王庭筠的詩句作了過於拘泥和呆滯的理解，其中側重於用邏輯推理來看待文學作品，忽視了藝術的移情作用和創造性想像。

四、 以意為主文詞次之

³⁴ 《溥南詩話》卷下，頁 476。

³⁵ 宋·何汶撰，常振國、絳雲點校《竹莊詩話》卷二十一，頁 415-416，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5 月。

<p>淳南詩話</p>	<p>退之雪詩有云：「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世皆以為工。予謂雪者，其先所有，縞帶銀盃，因車馬而見耳，「隨」、「逐」二字甚不妥。歐陽永叔、江鄰幾以「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之句，當勝此聯。而或者曰：「未知退之真得意否？」以予觀之，二公之評論實當，不必問退之之意也。³⁶</p>
<p>詩話總龜</p>	<p>凡詩以意義為主，文詞次之。退之古詩高卓，至律詩雖可稱善，要之未有工者。有云：「老翁真個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此直諧語耳。永叔、江鄰幾評退之「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為工，而謂「凹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為勝，未知真得意否？（《古今詩話》）³⁷</p>

此說稍嫌拘泥牽強，蓋無深入透視之故，退之詩作重點在「翻」「散」二字，縞帶銀杯固已先有，但若無車過馬行，何得「翻」「散」，故「隨」「逐」二字正是詩中真景的寫照，若虛以為不妥，恐是「想當然耳」。

五、詠物不可不及物

<p>淳南詩話</p>	<p>予嘗病近世<u>墨梅</u>二詩以為過，及觀《宋詩選》陳去非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祇有緇塵染素衣。」曹元象云：「憶昔神游姑射山，夢中栩栩片時還。冰膚不許尋常見，故隱輕雲薄霧間。」乃知此弊有自來矣。³⁸</p>
<p>宋百家詩選</p>	<p>胡傳志，李定乾《淳南遺老集校注》指出： <u>《宋詩選》指曾慥《宋百家詩選》。陳去非即陳與義。所引詩歌出自<u>和張矩臣水墨梅五絕</u>之三。</u>³⁹</p>

墨梅詩屬題畫之作，而言不及物，如此詠梅非梅，已失原物的面目。若虛以為墨梅詩病在晦澀，而其弊有自來矣！

³⁶ 《淳南詩話》卷上，頁 443。

³⁷ 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五，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1488，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³⁸ 《淳南詩話》卷下，頁 488。

³⁹ 胡傳志，李定乾《淳南遺老集校注》，頁 488，瀋陽：遼海出版社，2006 年 1 月。

第二節 方法論

王若虛精于詩文語意結構的分析，所以，對於詩歌創作技巧，也有很多高見。

壹、反對摹擬蹈襲

<p>溇南詩話</p>	<p>蘇黃各因玄真子 漁父詞 增為長短句，而互相譏評。山谷又取船子和尚詩為 訴衷情 ，而冷齋亦載之。予謂此皆？蛇畫足耳，不作可也。⁴⁰</p>
<p>苕溪漁隱叢話</p>	<p>東坡云：「魯直作 漁父詞 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翦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舡頭。』其詞清新婉麗，聞其得意，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卻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也。」⁴¹</p> <p>《冷齋夜話》云：「華亭？子和尚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才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為人。山谷倚曲首，歌成長短句曰：『一波才動萬波隨，蓑笠一鉤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鉤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⁴²</p>
<p>詩話總龜</p>	<p>山谷作 漁父詞 ，清新佳麗，聞其得意，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卻玉肌花貌，乃真得漁父家風。然纔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也？（《百斛明珠》）⁴³</p>

山谷作 漁父詞 曾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卻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東坡認為其詞清新婉麗，卻譏之「漁父無乃太瀾浪也」。張志和漁父詞，

⁴⁰ 《溇南詩話》卷中，頁 466。

⁴¹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頁 330，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⁴²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六，頁 382，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⁴³ 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八，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1522，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風韻天成，至被後世推為詞家之祖，仿效之作，自失於造作。山谷又取船子和尚詩偈仿作 訴衷情 ，若虛認為此皆？蛇畫足罷了。

貳、反對雕琢務奇

一、色澤不調，遂失本色

<p>溲南詩話</p>	<p>山谷詞云：「<u>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u>」自謂以山色水光替卻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東坡謂其太瀾浪，可謂善謔。蓋漁父身上，自不宜及此事也。⁴⁴</p>
<p>茗溪漁隱叢話</p>	<p>東坡云：「魯直作 漁父詞 云：『<u>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莢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舡頭。</u>』其詞清新婉麗，聞其得意，自言：『<u>以水光山色，替卻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u>』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也。」⁴⁵</p>

山谷詩尚奇硬，好用僻典怪句，故詩中所用字句，常有不當之病，此詩詠及漁父家風，應以樸實閑澹為趣，豈可以綺羅美艷之新婦比之，「眉黛」、「眼波」對漁人來說，確有差距，色澤不調，遂失本色。

二、只尚奇峭，缺少意味

<p>溲南詩話</p>	<p>山谷 牧牛圖 詩，自謂平生極至語，是固佳矣，然亦有何意味？黃詩大率如此，謂之奇峭，而畏人說破，元無一事。⁴⁶</p>
-------------	--

⁴⁴ 《溲南詩話》卷中，頁 467。

⁴⁵ 宋·胡子纂集，廖德明校點《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頁 330，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⁴⁶ 《溲南詩話》卷下，頁 474。

竹莊詩話	過百里奚大夫？《呂氏童蒙訓》云：「或稱魯直『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以為極至。魯直自以此猶砌合，須『石吾甚愛之，勿使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殺我竹』，此乃可言至耳。然如魯直 百里大夫塚 詩與 快閣 詩，已自見成就處也。」 ⁴⁷
------	---

王若虛認同山谷自謂 牧牛圖 是平生極至語，但卻質疑此詩缺少意味，他批評山谷詩以奇峭為能事，而說破了原無一事。

三、匠意太深，詩意破碎

溇南詩話	魯直於詩，或得一句而終無好對，或得一聯而卒不能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贈誰，何嘗見古之作者如是哉？ ⁴⁸
苕溪漁隱叢話	《呂氏童蒙訓》云：「荊公好集句，嘗於東坡處見古硯，東坡令荊公集句。荊公云：『巧匠？山骨。』只得一句，遂逡巡而去。山谷嘗有句云：『麒麟臥葬功名骨。』終身不得好對。」 ⁴⁹ 山谷云：「嘗作得兩句云：『清鑿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贈誰，遂不能成章。」 ⁵⁰
詩話總龜	王荊公好集句，嘗於東坡處見古硯，東坡令荊公集句。荊公云：「巧匠斫山骨。」只得一句，遂逡巡而去。山谷嘗有句云：「麒麟臥葬功名骨。」終身不得好對。（《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五） ⁵¹ 山谷曰：「余作兩句云：『清鑿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贈誰，不能成章。」（《王直方詩話》） ⁵²

⁴⁷ 宋·何汶撰，常振國、絳雲點校《竹莊詩話》卷十，頁 201，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5 月。

⁴⁸ 《溇南詩話》卷下，頁 478。

⁴⁹ 宋·胡子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五，頁 238-239，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⁵⁰ 宋·胡子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頁 329，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⁵¹ 宋·阮閱《詩話總龜》後集卷二十，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1990，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⁵² 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十四，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1581，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竹莊詩話	《石林詩話》云：「魯直於詩一聯云云，以為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云云，余以為氣格當勝前聯也。」 ⁵³
------	--

由於過份追求形式上的新奇，在文字技巧上越鑽越深，以至有些詩作粗硬槎枒，殊不耐看，甚至用事過於瑣碎，予人曲折隱晦之感。匠意太深，靈心不足，終使黃詩變得「破碎乏味」。

四、「境趣」當以「情」為主

淳南詩話	盧延讓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之句，楊文公深愛，而或者疑之。予謂此語固無甚佳，然讀之可以想見明窗溫爐間閑坐之適。楊公所愛，蓋其境趣也耶？ ⁵⁴
詩話總龜	<p>盧延遜獻太宗詩卷中，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之句。後與潘美樞密在內殿議事，令宮人煨栗。俄有數栗爆出，燒損繡褥；又嘗燒金鼎，宮貓相戲觸翻。因舉前詩曰：「詞人作詩，信無虛語。」（《古今詩話》）⁵⁵</p> <p>盧延遜詩自為容易，如「每過私第邀看鶴，長著公裳送上驢」，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此等之語其殆庶幾；又如「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而楊文公愛之，不知何謂。（《詩史》）⁵⁶</p>

若虛所謂之趣，當以「情」字為主，出乎自得，若過於巧飾匠工，專意出奇，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忽略「詩者吟詠情性」的真正目的，終究會覺得索然無趣。

？、反對次韻集句

一、反對集句詩

⁵³ 宋·何汶撰，常振國、絳雲點校《竹莊詩話》卷二十四，頁451，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5月。

⁵⁴ 《淳南詩話》卷中，頁452。

⁵⁵ 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四，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1475，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⁵⁶ 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五，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1488，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p>溇南詩話</p>	<p>山谷最愛集句，目為百家衣，且曰正堪一笑。予謂詞人滑稽，未足深誚也。山谷知惡此等，則藥名之作，建除之體，八音、列宿之類，獨不可一笑耶？⁵⁷</p>
<p>苕溪漁隱叢話</p>	<p>《冷齋夜話》云：「<u>集句詩</u>其法貴速巧，如前輩曰：『晴湖勝鏡碧，衰柳似金黃。』人以為巧，然疲費精力，積日月而後成，<u>不足道也</u>。<u>山谷以集句詩名曰百家衣</u>。百家衣，今小兒文祿也。」⁵⁸</p> <p>《後山詩話》云：「荊公暮年喜為<u>集句</u>，唐人號為四體，<u>黃魯直謂正堪一笑爾</u>。」⁵⁹</p>
<p>詩話總龜</p>	<p><u>集句詩</u>，山谷謂之<u>百家衣體</u>，其法貴拙速而不貴巧遲。如前輩曰：「晴湖勝鏡碧，衰柳似金黃。」又曰：「坐持閒景象，摩捋白髭須。」又曰：「古瓦磨為硯，閒砧坐當床。」人以為巧，然疲費精力，積日月而後成，不足貴也。（《冷齋夜話》）⁶⁰</p>

王若虛採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指出黃庭堅把不足為詩的題材，強以為詩，即使有更高的才能，也不免乏味可笑。乍看此條，似乎溇南本人並不怎麼反對集句詩，但仔細推敲：山谷力斥集句詩，當是針對王荊公等的作品，而溇南一向以為王勝於黃，故代作不平語；不過「未足深誚」四字，又豈是褒許語，略為留一餘地而已。王若虛譏諷山谷，責求別人容易，但自家犯了毛病，卻渾然不覺，所以他明白指出山谷的「藥名之作，建除之體，八音列宿之類，獨不可笑耶？」山谷的藥名詩，建除體，八音詩，列宿詩是分別以藥名、八音名、星宿名排列入詩，或以「建除平定」等十二神定日之吉凶冠於每一單句之首，利用這些不足為詩的題材，強以為詩，如此即使有再高的才具，終究不免令人覺得乏味可笑，可見他對這些徒具形式，破碎乏味的作品，始終不能認同。

⁵⁷ 《溇南詩話》卷中，頁 467。

⁵⁸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五，頁 239，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⁵⁹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五，頁 239，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⁶⁰ 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五十，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1872，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二、反對次韻

溇南詩話	<p>鄭厚云：「魏晉已來，作詩倡和，以文寓意。近世倡和，皆次其韻，不復有真詩矣。詩之有韻，如風中之竹，石間之泉，柳上之鶯，牆下之蛩，風行鐸鳴，自成音響，豈容擬議？夫笑而呵呵，歎而唧唧，皆天籟也，豈有擇呵呵聲而笑，擇唧唧聲而歎者哉？」慵夫曰：鄭厚此論，似乎太高，然次韻實作者之大病也。詩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專以此相尚，才識如東坡，亦不免波蕩而從之，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雖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害于天全多矣。使蘇公而無此，其去古人何遠哉？⁶¹</p>
藝圃折衷	<p>鄭厚此語疑出自其佚著《藝圃折衷》。⁶²</p>

次韻詩及集句詩是宋代流行的兩種作法，本來師古名家，次韻依倣，本來就是學詩之一法，惜後世作者，有專求形貌之模擬，按韻易字，猶如玩填字遊戲，此不足以言文藝，反是詩之大病。「不復有真詩矣！」可見這正違反若虛論詩所強調「自得」、「天全」之旨，所以他反對次韻，自是意料中事。

肆、反對句法句律

溇南詩話	<p>古之詩人，雖趣尚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於自得。至其詞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哉？魯直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党以衣鉢相傳，號稱法嗣，豈詩之真理也哉？⁶³</p>
------	---

⁶¹ 《溇南詩話》卷中，頁 456。

⁶² 胡傳志，李定乾《溇南遺老集校注》，頁 456，瀋陽，遼海出版社，2006 年 1 月。

⁶³ 《溇南詩話》卷下，頁 477。

風 月 堂 詩 話	<p>詩人勝語，咸得於自然，非資博古。若「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風」、「清晨登隴首」、「明月照積雪」之類，皆一時所見，發於言辭，不必出於經史。故鍾嶸評之云：「吟？情性（《宋詩話全編》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性情），亦何貴於用事。」顏、謝推輪，雖表學問，而太如（《宋詩話全編》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始）化之，寢（《宋詩話全編》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寢）以成俗。當時所以有「書鈔」之譏者，蓋為是也。大抵句無虛辭，必假故實；語無空字，必究所從。拘攣補綴而露斧鑿痕者，不可與論自然之妙也。」⁶⁴</p>
-----------------------	---

針對北宋末至南宋初期詩壇盛行的「拘攣補假」的不良風氣，朱弁借鍾嶸《詩品》論詩主「直尋」和「自然」的詩學觀點發明詩旨，認為詩歌「吟詠情性」，貴在自然，不以用事為高。但是，他並不反對詩歌用事，而是要求詩人用典押韻不露人工痕跡，追求詩境的渾成自然。若虛所謂的句法，是指模仿他人詩句的「語氣」及「句律」，並非目前文法學中所稱的「句法」，他明白指出句法是繩人詩思的東西，若開口即談句法，便失古詩人渾然之趣。

⁶⁴ 宋·朱弁撰《風月堂詩話》卷上，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2943，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第三節 欣賞論

王若虛的詩歌欣賞觀點也異常平實，他最戒忌的是迂拘未理，曲解詩意。大凡詩歌的欣賞應從三方面入手，即讀者的悟境、作品的詩境和作者的心境，如此才能使鑑賞的角度兼顧並重。若虛的欣賞觀點即注意到此三者的融通活用，相輔相成，他的論點非常平實，以為讀者切忌強作解人，而致曲解詩意，迂拘失真。王若虛在戒忌迂拘未理的同時，還力主欣賞時要注意玩索詩歌的意味，但是，王若虛在討論欣賞問題的時候，也不免犯了過求「合理」的毛病，甚至連詩中的移情作用也斷然予以否定，可謂過猶不及。

壹、 勿曲解詩意

一、 評詩不可穿鑿附會

滹南詩話	柳公權「 <u>殿閣生微涼</u> 」之句， <u>東坡罪其有美而無箴，乃為續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哲曰：「公權之詩，已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路有喝死也。」</u> 洪駒父、嚴有翼皆以為然。或又謂 <u>五弦之薰，所以解慍阜財，則是陳善閉邪責難之意。</u> 此亦強勉而無謂，以是為諷，其誰能悟？予謂其實無之，而亦不必有也。規諷雖臣之美事，然燕閑無事，從容談笑之暫，容得順適於一時，何必盡以此而繩之哉？且事君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略其細故於平素，乃能辨其大利害於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使聞之者厭苦而不能堪，彼將以正人為仇矣，亦豈得為善諫耶？ ⁶⁵
------	--

⁶⁵ 《滹南詩話》卷上，頁 440。

<p>茗 溪 漁 隱 叢 話</p>	<p>《藝苑雌黃》云：「東坡 端午帖子皇帝閣 云：『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試問吾民愠，南風為解無。』原其意，蓋欲聖君推南風之德，以及于黎庶也。唐文宗與柳公權聯句，東坡以為公權有美而無箴，因續四句，其作 端午帖子 ，用此意也。然洪駒父謂公權已含箴規之意，雖不必續可也。故《呂氏家塾廣記》云：『說者，謂公權有諷諫之意，以文宗樂廣廈之涼，而不知路有歎死也。』此語良是。觀公權嘗以筆諫，蓋造次不忘納君於善者，豈於此而無箴邪？又陳輔之以『殿桷生餘涼』，此兩字有功於修辭。予謂輔之此語，無甚意義，今世所傳，多只用公權舊語，故東坡詩『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又云：『臥聞疏滴梧桐雨，獨詠微涼殿閣風。』不聞有『殿桷餘涼』之說。」⁶⁶</p>
<p>詩 話 總 龜</p>	<p>唐文宗夏日與諸學士聯句：「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文宗獨諷公權兩句，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員五寸。文宗視之，歎曰：「鐘王復生，無以加焉。」（《廣卓異記》）⁶⁷</p> <p>唐文宗夏日聯句，東坡謂宋玉封楚王雄風，譏其知己不知人也。公權小子，有美而無規，為續之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所施，清陰及四方。」或謂五弦之薰風解愠阜財，已有陳善責難（之）意。愚謂不然。凡規諫之辭，須切直分明，乃可以感悟人生。故盜言孔甘，良藥苦口。若以「薰風自南來」為陳善閉邪，但恐後世導諛側媚，說持兩可者，皆得以冒敢諫之名矣。（《?溪》卷一）⁶⁸</p>

⁶⁶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六，頁188，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⁶⁷ 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三，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1466，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⁶⁸ 宋·阮閱《詩話總龜》後集卷六，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1908，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 溪 詩 話	<p>唐文宗《夏日聯句》，東坡謂宋玉對楚王雄風，譏其知己不知人也。公權小子，有美而無規，為續之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所施，清陰及四方。」或謂「五弦之薰風，解慍阜財」，已有陳善責難意。愚謂不然。凡規諫之辭，須切直分明，乃可以感悟人主。故盜言孔甘，良藥苦口。若以薰風自南為陳善閉邪，但恐後世導諛側媚、說持兩可者，皆得以冒敢諫之名矣。⁶⁹</p>
------------------	--

柳詩未必有規諷之意，後人執意以「詩小序」之標準評詩，不免穿鑿附會，「其實無之，而亦不必有也。」發人深省。⁷⁰王若虛除了在對江西諸子提出實質上的反對，並結合所處社會的觀點加以論辯外，對後世常拘泥於黃庭堅所認為的「字字有來處」的說法，也不表苟同。他認為欣賞詩歌時，對詩句的來歷、含意等並不需要任意附會。他認為柳公權「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之句，他以為只是一種實在的情景，而後世常針對其句的有無規諷意味作文章，實在無此必要。東坡續成此詩，是由於認為這首詩雖美卻少規諷的意思，已有偏差，但他是以新意作詩，表出自身的心意，還可原諒。後世執著於詩的風雅美刺，反而無法了解詩的本意。⁷¹詩歌的寫作主要在表達作者自身所欲說明的物事，因此並不完全是以有益教化的方向立論，有時作者因一時的體會或言談之間的唱和發於詩中，後人不可以自認為詩所應有的內涵而加以論說，或針對詩人的意旨妄加猜測甚而以為作品本身的瑕疵。柳公權此例，後人即以詩作本身有無美刺的方向來討論，東坡以為有美無箴，故另加四句以顯美刺之意；呂希哲、洪芻（駒父）嚴有翼則認為此詩句已含有規諷之意。⁷²這種立場都實有商榷餘地。王若虛認為君臣之間的言談，不必拘泥於有為而作，有時閒聊也可，這是合於人情常理，其所唱

⁶⁹ 宋·黃徹撰《?溪詩話》卷一，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頁346，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6月。

⁷⁰ 黃聲儀《王若虛及其詩論研究》，頁171-172，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4月。

⁷¹ 孫丕聖《王若虛文學思想研究》，頁84，東海大學碩士論文，1999年。

⁷²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八 東坡，頁254和後集卷二六 東坡，頁602，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唐書柳公綽傳說到：唐文宗李昂曾召柳公權聯句。李昂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接著說：「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至於東坡續成之作為「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

和之詩，臣子不必一定要有規諷之意。後人以臣侍君時須具美刺的功用，故認為臣須時時以勸上向善為依歸，自然在對此詩的理解上，產生了偏差。

二、詞人一時之戲言，不可為口實

<p>溥南詩話</p>	<p>孔毅夫《雜說》譏退之笑長安富兒不解文字飲，而晚年有聲伎，罪李于輩諸人服金石，而自餌流黃。陳後山亦有此論。甚矣，其妄議人也。紅裙之謂，亦曰惟知彼而不知此，蓋詞人一時之戲言，非遂以近婦人為諱也。且詩詞豈當如是論，而遽以為口實邪？其罪李於輩，特斥其燒煉丹砂而祈長生耳。病而服藥，豈所禁哉？樂天固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全」，則公亦因病而出於不得已，初不如于輩有所冀幸以致斃也。抑前詩復有「盤饌羅臚葷」之句，以二子繩之，則又當不敢食肉矣。⁷³</p>
<p>茗溪漁隱叢話</p>	<p>孔毅夫《雜說》云：「退之晚年有聲伎，而服金石藥，張籍 哭退之詩云：『中秋十五夜，圓魄天差清，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白樂天 思雋詩 云：『閑日一思舊，舊遊如目前。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退之嘗譏人<u>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u>作《李博士墓誌》，<u>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u>」</p> <p>《後山詩話》云：「退之詩云：『長安眾富兒，盤饌羅臚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而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昌云：『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為 李千志 ，敘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一世戒邪，而竟以藥死。故白傳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也。⁷⁴</p>

⁷³ 《溥南詩話》卷上，頁 445。

⁷⁴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六，頁 103，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詩話總龜	<p>韓退之作 李干墓誌 云：「余不知服食之說自何起，殺人不可計，而慕尚之益至，臨死乃悔其為。」而退之乃躬自蹈之，以至於死。白樂天所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是也。陳後山作 嗟哉行 云：「張生服石為石奴，下潦上干如渴烏。韓子作 志 還自屠，自笑未意人復吁。」蓋為此也。然樂天 與刑部李侍郎詩 云：「金丹同學都無益，？女丹砂燒即飛。」則樂天深知服食之無驗，其肯以身試藥以自斃乎？則「自笑未竟人復吁」之句，未必然爾。山谷在貶所，曾公袞有書勸其勿服金石藥，谷報云：「公袞疽根在旁，乃不可食。庭堅服之，如晴雲之在川谷，安得有霹靂火也。」則知服金石者，尤當屏去粉白黛綠之輩。或者用以資色力，其斃宜哉！（《韻語陽秋》卷六）⁷⁵</p>
韻語陽秋	<p>韓退之作《李干墓誌》云：「余不知服食之說自何起，殺人不可計，而慕尚之益至，臨死乃悔其為。」而退之乃躬自蹈之，以至於死。白樂天所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是已。陳後山作 嗟哉行 云：「張生服石為石奴，下潦上乾如渴烏。韓子作 志 還自屠，自笑未意人復吁。」蓋為此也。然樂天 與刑部李侍郎詩 云：「金丹同學都無益，？女丹砂燒即飛。」則樂天深知服食之無驗，其肯以身試藥以自斃乎？則「自笑未竟人復吁」之句，未必然爾。山谷在貶所，曾公袞有書勸其勿服金石藥，谷報云：「公袞疽根在旁，乃不可食。庭堅服之，如晴雲之在川谷，安得有霹靂火也。」則知服金石者，尤當屏去粉白黛綠之輩。或者用以資色力，其斃宜哉。⁷⁶</p>

孔毅夫《雜說》譏笑退之嘗笑長安富兒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退之又為 李千志 ，敘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乃因病而出於不得已。紅裙之謂，蓋詞人一時之戲言，「詩詞豈當如是論，而遽以為口實邪？」說明了若虛主張不當以詩詞所述為真。

三、 詩人之言不可從字面上去曲解

⁷⁵ 宋·阮閱《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四，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2078-2079，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⁷⁶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六，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538，台北縣：漢經文化，1983年。

<p>滄南詩話</p>	<p>歐公寄常秩詩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伊川云：「夙興趨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夫詩人之言，豈可如是論哉？程子之誠敬，亦已甚矣。⁷⁷</p>
<p>詩話總龜</p>	<p>永叔在政府將引去，以詩寄潁州常夷甫曰：「笑殺汝陽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致政歸潁，又贈之詩曰：「賴有東鄰常處士，披蓑戴笠伴春鋤。」明年，夷甫起授侍講判國子監，有無名子改前詩作夷甫寄永叔曰：「笑殺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雞。」又云「昔日潁陰常處士，卻來馬上聽朝雞。」（《王直方詩話》）⁷⁸</p>
<p>二程遺書</p>	<p>正叔言：「永叔詩：『笑殺潁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為利昏，元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⁷⁹</p>

程伊川認為「夙興趨朝，非可笑事」，並用以駁斥歐陽永叔「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的詩句，詩人之言不可從字面上去曲解，若虛認為伊川誠敬的態度也太過了。

貳、勿迂拘末理

一、情理賅洽，應乎自然

⁷⁷ 《滄南詩話》卷中，頁 451。

⁷⁸ 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三十七，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1758-1759，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⁷⁹ 宋·程顥、程頤撰，潘富恩導讀《二程遺書》卷十八，頁 16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p>溥南詩話</p>	<p>梅聖俞愛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之句，以為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陽遲系花，而春水漫不系柳。」苕溪又曰：「不系花而系塢。」予謂不然，夕陽遲固不在花，然亦何關乎塢哉？詩言「春日遲遲」者，舒長之貌耳。老杜云「遲日江山麗」，此復何所系耶？彼自詠自然之景，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初無他意，而論者妄為云云，何也？裴光約詩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或曰：「柳常有絮，泥或無花。」苕溪以為得其膏肓，此亦過也。據一時所見，則泥之有花，不害於理，若必以常有責之，則絮亦豈所常有哉？⁸⁰</p>
<p>苕溪漁隱叢話</p>	<p>嚴維</p> <p>《六一居士詩話》云：「聖俞謂予曰：『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又劉貢父《詩話》云：「此一聯，細細較之，『夕陽遲』則系『花』，『春水慢』不須『柳』也，如老杜『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則了無瑕類。」苕溪漁隱曰：「『春水慢』不須『柳』，此真確論；但『夕陽遲』則系『花』，此論殊非是。蓋『夕陽遲』乃系於『塢』，初不系『花』，以此言之，則『春水慢』不必『柳塘』，『夕陽遲』豈獨『花塢』哉？余嘗愛《西清詩話》載吳越王時，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為己任，嘗得一聯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自負警策，以示同僚，眾爭歎譽。裴光約曰：『二句偏枯不為工，蓋柳當有絮，泥或無花。』此論乃得詩之膏肓矣。」⁸¹</p>

王若虛以為嚴維此詩句乃是描寫自然景象之情狀，無特別的深意，後人卻在詩句上的合理與否作文章，大可不必如此。由上可知，王若虛在欣賞詩歌時，強調的是以平實的態度來解詩，不輕信本事，而尤注重詩歌的文本，以詩論詩，避免穿鑿附會。張健先生即認為王若虛這類觀點，「頗近於三十年代美國新批評派的學者。」⁸²然而王若虛的欣賞觀點並非如張先生所說，事實上王若虛只不過是以文本上的意義為最重要，而後參以其他的說法，若參考其他的說法都有詩意上

⁸⁰ 《溥南詩話》卷上，頁 439。

⁸¹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頁 133，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⁸² 張健《宋金四家文學批評研究》，頁 365，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年。

誤差，則以詩歌文本為主來立論，以不曲解詩意為最終目的，這跟新批評的文本解釋上有差異。鄭靖時先生即提出對此的反駁看法。⁸³ 不管如何，王若虛強調本文的重要不論在對經、史、詩文的論述都是一致的，而以「過於深」、「過於高」、「過於厚」三種為解釋上的大忌，因此強調平易淺實的中庸而又合乎人情為其最讚賞，也才能深確了解作者的真意。若虛以為述景記物，固然要求情理賅洽，應乎自然，但一時之奇景異物，如不失真，亦詩之正也，豈可落於枝葉細節，一一挑剔，「柳當有絮，泥或無花」固屬常情；但「泥之有花」，亦不害于理，若一意計較末理，則賞詩的樂趣盡失矣。⁸⁴ 「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是皮光業的詩，王若虛誤以為是裴光約的詩。

二、曲折求實，失於迂拙

<p>滹南詩話</p>	<p>杜詩稱李白云「<u>天子呼來不上船</u>」，吳虎臣《漫錄》以為<u>範傳正《太白墓碑》</u>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引，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u>杜詩蓋用此事</u>。而夏彥剛謂蜀人以襟領為船，不知何所據？《苕溪叢話》亦兩存之。予謂襟領之說，定是謬妄，正使有據，亦豈詞人通用之語。此特以「船」字生疑，故爾委曲。然范氏所記，白被酒于翰苑，而少陵之稱，乃「市上酒家」，則又不同矣。大抵一時之事，不盡可考，不知太白凡幾醉，明皇凡幾召，而千載之後，必於傳記求其證邪？且此等不知，亦何害也？⁸⁵</p>
<p>苕溪漁隱叢話</p>	<p>苕溪漁隱曰：「余讀史傳，及舊聞於知識間，得少陵詩事甚多，皆王原叔所不注者，<u>飲中八仙歌</u>云：『<u>天子呼來不上舡</u>』，按<u>範傳正《李太白墓碑》</u>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序，公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u>恐少陵用此事</u>。或云蜀人呼衣襟紐為舡，有以見太白醉甚，雖見天子，披襟自若，其真率之至也。」⁸⁶</p>

⁸³ 張健《宋金四家文學批評研究》，頁 260-261，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年。他認為「惟若虛就詩論詩重在批評，其批評理式與衛塞特之新批評，或福蘭克之後新批評，差異性甚大。」

⁸⁴ 黃聲儀《王若虛及其詩論研究》，頁 174，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 年 4 月。

⁸⁵ 《滹南詩話》卷上，頁 441。

⁸⁶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一，頁 70，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詩人所詠之事，不一定要與史實一模一樣，讀者如果一味地曲折求實，就會給人以迂拙之感，詩歌欣賞應從詩歌本身入手，玩索其中的意蘊和藝術魅力，不能以考據的方法去讀詩。若虛強調鑑賞詩作，初不必斤斤求史實於邈遠之世，尤其瑣事，更不宜臆測，否則曲折求實，反失於迂拙，讀者應純就詩的本身來欣賞即可，這是非常高明的欣賞術，正可證明若虛謹嚴的求真求實理念，凡不可求證者，闕如也，已具考據家的素養。⁸⁷以詩歌本事的依憑必須有真實可據之處，才可為之解詩。若只是一常見的現象，卻強加以故事來說明，雖可加深讀者印象，但對了解詩的意思卻會造成傷害。杜甫飲中八仙歌：「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只是描寫李白的形態，後人不以詩句字面平實立論，反以本事或以襟領解釋為船之類僻事來討論此詩，實是曲解詩意。⁸⁸他亦認為，後人穿鑿附會，但既無史實記載，也無足供參考的事物，一定要強調有實事存在，實太過牽強，不如視此句乃是對李白形象的描寫，更為合理。可知他在解詩時，有其通達之處，並不隨意曲解。

三、重疊用字，不以詞害意

溥 南 詩 話	崔護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又云「人面祇今何處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詩，大率如此，雖兩『今』字不恤也。」劉禹錫詩云「 <u>雪裏高山頭白早</u> 」，又云「 <u>於公必有高門慶</u> 」，自注云：「 <u>高山本高，於門使之高，二義殊。</u> 」 <u>三山老人曰：「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u> 二說何其相反歟？予謂此皆不足論也。 ⁸⁹
------------------	--

⁸⁷ 黃聲儀《王若虛及其詩論研究》，頁 174，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 年 4 月。

⁸⁸ 孫丕聖《王若虛文學思想研究》，頁 135，東海大學碩士論文，1999 年。

⁸⁹ 《溥南詩話》卷上，頁 446。

茗溪漁隱叢話	<p>《三山老人語錄》云：「白樂天《寄劉夢得詩》，有『歎蚤白無兒』之句，劉贈詩曰：『莫嗟華髮與無兒，卻是人間久遠期。雪裏高山頭蚤白，海中仙巢子生遲。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守何煩曉鏡悲。倖免如新分非淺，祝君長詠夢熊詩。』注云：『高山本高於門使之高，二義殊，古之詩流曉此。』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今人詩疊用字者甚多，東坡一詩猶兩耳字韻，亦曰義不同。」⁹⁰</p>
--------	---

前人在詩中重疊用字上大作文章，若虛以為此皆細節末理，這是迂拘末理的最好實例，溇南只說了一句「此皆不足論」，快刀斬亂麻的說法，令人覺得痛快無比。一般說來，唐人的律詩、絕句是忌諱重疊用字，但也有少量的詩篇不以詞害意，重疊用字，這本是淺顯易懂的現象，而沈存中卻說唐人工詩，大都重疊用字，三山老人卻認為「唐人忌重疊用字」，此二人都犯了迂拘末理的毛病，所以王若虛認為「此皆不足論也」，表現出鄙視的態度。

四、 激詭之致，為詞人所貴

溇南詩話	<p>東坡雁詞云「揀盡寒枝不肯棲」，以其不棲木故云爾，蓋激詭之致，詞人正貴其如此。而或者以為語病，是尚可與言哉？近日張吉甫復以「鴻漸於木」為辨，而怪昔人之寡聞，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當援引為證也。其實雁何嘗棲木哉？⁹¹</p>
茗溪漁隱叢話	<p>山谷云：「東坡道人在黃州，作卜算子云：『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語意高妙，似非吃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數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茗溪漁隱曰：「『揀盡寒枝不肯棲』之句，或云：『鴻雁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叢間，此亦語病也。』此詞本詠夜景，至換頭但只說鴻，正如賀新郎詞『乳燕飛華屋』，本詠夏景，至換頭但只說榴花。蓋其文章之妙，語意到處即為之，不可限以繩墨也。」⁹²</p>

⁹⁰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七，頁112，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⁹¹ 《溇南詩話》卷中，頁457。

⁹²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九，頁268，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東坡雁詞云：「揀盡寒枝不肯棲」。有人說：「鴻雁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叢間」，所以此亦語病也。王若虛認為「激詭之致」為詞人所貴。山谷認為語意高妙，似不食人間煙火之語，若非胸中有數萬卷書，筆下哪能無一點塵俗氣呢？苕溪則認為文章之妙，語意到處即為之，不可限以繩墨。

五、 古人寫詩，本無俗忌之嫌

<p>溇南詩話</p>	<p>近代詩話云：<u>杜詩云「皂雕寒始急」，白氏歌云「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以為語病，其實非也。事之終始則音上聲，有所宿留則音去聲。予謂不然，古人淳至，初無俗忌之嫌，蓋亦不必辨也。</u>⁹³</p>
<p>詩話總龜</p>	<p><u>少陵詩云「皂雕寒始急」，白公歌云「千呼萬喚始出來」，皆以為語病，其實不然。事之終始則音上聲，有所宿留則音去聲，二公詩非語病也。</u>（《古今詩話》）⁹⁴</p>

一些俗字及音調的問題，只要是不傷大雅，若虛以為不須加以苛責，詩人應依其心意與目的，將作品作最適切的呈現，前人對「始」字的音調問題有異議，或以為有語病，或以為非也，若虛提出個人觀點，以為古人寫詩時，本無俗忌之嫌，誰是誰非，「蓋亦不必辨也」，俗字俗語的點綴，有時反倒使作品更為真實有味。

六、 以文學究史實，則失之矣

<p>溇南詩話</p>	<p>東坡詩云：「<u>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u>」朱少章云：「唐《藝文志》有<u>《劉伶文集》三卷，則非無他文章也，坡豈偶忘於落筆之時乎？抑別有所聞也。</u>」予謂不然。按《晉史》云：「伶未嘗措意文翰，惟著<u>酒德頌一篇。</u>」坡亦據此而已。且公意本謂只此一篇，足以道盡平生，傳名後世，則他文有無，亦不必論也。⁹⁵</p>
-------------	--

⁹³ 《溇南詩話》卷上，頁 442。

⁹⁴ 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三十一，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1718，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⁹⁵ 《溇南詩話》卷中，頁 453。

風月堂詩話	晁美叔祕《宋詩話全編》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秋)監以集句示劉貢父東坡云：「詩文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是伯倫他文字不見於世矣。予嘗閱《唐史 藝文志》，劉伶有《文集》三卷，則伯倫非無他文章也，但 酒德頌 幸而傳耳。東坡之論豈偶然得於落筆之時乎？抑別有所聞乎？ ⁹⁶
-------	--

朱弁閱讀《唐史 藝文志》，發現劉伶有《文集》三卷，質疑東坡：「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的詩句。而王若虛則據《晉史》記載云：「伶未嘗措意文翰，惟著 酒德頌 一篇。」認為蘇東坡據此立論，且東坡意乃劉伶一篇 酒德頌，便足以道盡平生，若以文學究史實，則失之矣。

？、勿忽視意味

一、遷就「語健」，而意乃窒乎

溇南詩話	王仲至 召試館中 詩有「日斜奏罷 長楊賦」之句，荆公改為「奏賦 長楊 罷」，云如此語乃健。是矣，然意無乃復窒乎？ ⁹⁷
茗溪漁隱叢話	《西清詩話》云：「王仲至召試館中，試罷作一絕題於壁云：（「於壁」二字原無，今據徐鈔本、明鈔本校補。）『古木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 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盡牆。』荆公見之甚歎愛，為改作『奏賦 長楊 罷』，且云：『詩家語如此乃健。』」 ⁹⁸

論欣賞，貴辭順理達，勿忽視意味，「語健」固然重要，但若為遷就「語健」，乃致詩意不順，韻味大減，可謂得不償失，原作的悠然淡雅之趣，也就蕩然無存了，所以站在純欣賞的角度而言，顯然若虛是不贊成荆公擅改原作的為了表示重視詩的意味，荆公所云之「罷」意為何指，究為奏賦之罷，或長楊罷，此時間限制詞之誤置也。

⁹⁶ 宋·朱弁撰《風月堂詩話》卷上，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2947，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⁹⁷ 《溇南詩話》卷下，頁482。

⁹⁸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二，頁357，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二、語徒雕刻，而殊無意味

溥南詩話	<p>《王直方詩話》云：「秦少遊嘗以真字題邢敦夫扇云：『月團新碾淪花瓷，飲罷呼兒課《楚辭》。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山谷見之，乃於扇背作小草云：『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斛明珠蕙苾秋。』少遊後見之，復云：『逼我太甚。』」予謂黃詩語徒雕刻而殊無意味，蓋不及少遊之作。少遊所謂相逼者，非謂其詩也，惡其好勝而不讓耳。⁹⁹</p>
茗溪漁隱叢話	<p>王直方《詩話》云：「少遊嘗以真字題『月團新碾淪花？』，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一絕于邢敦夫扇上，山谷見之，乃於扇背複作小草題『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斛明珠蕙苾秋』一絕，皆自所作詩也。少遊後見之，復云：『逼我太甚。』」¹⁰⁰</p>

秦少游「飲罷呼兒課楚辭」是何等的親切有味，山谷仿作成「小蟲催女獻公裘」，真是既隔且枯，所以若虛評曰：「黃詩語徒雕刻，而殊無意味，蓋不及少游之作。」對山谷好勝不讓的態度，若虛也極為反感，所以少游所謂：「逼我太甚！」的說詞，若虛是頗能充分理解的。對山谷強調「險韻鬥新務奇」的作法，到最後終是舍本逐末，咀嚼無味的。

肆、勿盡信詩話

一、詩話所載，不足盡信

⁹⁹ 《溥南詩話》卷下，頁 480。

¹⁰⁰ 宋·胡子纂集，廖德明校點《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頁 338，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p>淳南詩話</p>	<p>宋之問詩有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問甥劉希夷句也。之問酷愛，知其未之傳人，懇乞之，不與，之問怒，乃以土袋壓殺之。」此殆妄耳。之問固小人，然亦不應有是。年年歲歲，歲歲年年，何等陋語，而以至殺其所親乎？大抵詩話所載，不足盡信。「池塘生春草」，有何可嘉，而品題者百端不已。<u>荆公 金牛洞 六言詩</u>，初亦常語，而晁無咎附之《楚辭》，以為二十四字而有六籍群言之遺味。書生之口，何所不有哉？¹⁰¹</p>
<p>詩話總龜</p>	<p>劉希夷詩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知其未傳之人，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不得其死，亦其報也。（《古今詩話》）¹⁰²</p>
<p>竹莊詩話</p>	<p>游石牛洞 《韻語陽秋》云：「荆公倅舒，與道人文銳、弟安國擁火游石牛洞，聽泉而歸，有詩云云。晁無咎《讀楚詞》載荆公詞，以謂二十四字具六藝群言之餘味，故與經學典冊之文俱傳。」 水冷冷而北出，山靡靡而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而空歸。¹⁰³</p>
<p>韻語陽秋</p>	<p>皇祐三年，荆公倅舒，與道人文銳、弟安國擁火游石牛洞，玩李習之題字，聽泉而歸。故有詩曰：「水冷冷而北出，山靡靡而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而空歸。」元豐間，魯直嘗至其處，亦題詩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蓋效其作也。晁無咎《續楚詞》載荆公詞，以為二十四言具六藝群言之遺味，故與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未曉其說也。¹⁰⁴</p>
<p>類說</p>	<p>胡傳志 《淳南詩話》與南宋詩論的聯繫與差異 一文指出： 其中「或曰」云云，出自《劉賓客嘉話錄》，又見于《類說》卷五十四。 《類說》成書于紹興六年（1136），《淳南遺老集》卷三十三 謬誤雜辨曾直接徵引該書。¹⁰⁵</p>

¹⁰¹ 《淳南詩話》卷上，頁 447。

¹⁰² 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三十一，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1718，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¹⁰³ 宋·何汶撰，常振國、絳雲點校《竹莊詩話》卷九，頁 172，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5 月。

¹⁰⁴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三，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 589，台北縣：漢經文化，1983 年。

¹⁰⁵ 胡傳志《淳南詩話》與南宋詩論的聯繫與差異，收於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編《中國詩學研究》第 3 輯遼金詩學研究專輯，頁 2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我國古代的文人通常喜歡用「詩話」這種體裁，來表達文學見解，許顥《彥周詩話》曰：「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¹⁰⁶可見這類作品內容龐雜，可作批評，可供考證，可敘故事，可談理論。它是由讀者記下心得，略作彙輯即可公諸於世，因為成書容易，所以內容好壞不一，單是宋代詩話總計就有上百種之多，好的詩話有裨於文學史及文學批評的研究，但絕大部分的詩話，都是精華與糟粕雜存，所以在參考引用時，要披沙揀金，不可完全採信，詩話記載詩人的異聞佚事，有些誇大失實，不足採信，試想怎會為了剽奪「年年歲歲」、「歲歲年年」如此之陋語，而殺其所親，從常理判斷，亦知其為妄也，所以若虛說：「大抵詩話所載，不足盡信。」晁補之將王安石 金牛洞六言詩 比附于《楚辭》，無限拔高，「以為二十四字而有六籍群言之遺味」，這種不切實際的高論在南宋不但無人批評，而且流行一時，居然為《韻語陽秋》、《竹莊詩話》、《楚辭後語》、《鶴林玉露》等多種著述輾轉稱引。在王若虛看來，可謂咄咄怪事，以致讓他產生「大抵詩話所載，不足盡信」，「書生之口，何所不有」¹⁰⁷的質疑。這一結論或許有些偏頗，但王若虛無疑道破了宋人詩話好發高論的嚴重缺陷。

二、 批評苕溪關於自見

溲南詩話	<p>《王直方詩話》稱晁以道見東坡梅詞云：「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為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苕溪漁隱曰：「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誚乎？」慵夫曰：此詞意屬朝雲也，以道之言特戲云爾，蓋世俗所謂放不過者，豈有他意哉？苕溪譏直方之無識，而不知己之不通也。¹⁰⁸</p>
------	---

¹⁰⁶ 宋·許顥《彥周詩話》卷一，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378，台北縣：漢經文化，1983年。

¹⁰⁷ 《溲南詩話》卷上，頁447。

¹⁰⁸ 《溲南詩話》卷中，頁458。

<p>苕溪漁隱</p>	<p>《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常嫌粉汗，洗妝不退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時侍兒朝雲新亡，其寓意為朝雲作也。」<u>苕溪漁隱曰：「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梅詞，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為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誚乎？」</u>¹⁰⁹</p>
<p>詩話總龜</p>	<p>以道云：「初見東坡詞云：『素面常嫌粉澆，洗妝不退唇紅。』<u>便知此老須過海。</u>」余問：「何耶？」以道曰：「<u>祇為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遠去。</u>」（《王直方詩話》）¹¹⁰</p>

東坡在惠州，侍兒朝雲新亡，因作梅詞，晁以道見之云：「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為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若虛認為這是戲言罷了，苕溪譏直方之無識，將之載之詩話，並加以評論，卻不知己之不通也，文人闇於自見往往而是。

¹⁰⁹ 宋·胡子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一，頁282，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¹¹⁰ 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四十一，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1791，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第四節 對宋詩的批判

在《淳南詩話》中對北宋黃庭堅、蘇東坡及江西詩派的作品多所批評，詳細論述請參見本論文第五章，本節僅提出在南宋詩話中也曾被提及並加以評論的部份，特在此說明。

壹、對黃庭堅的批評

一、遣辭用字之不當

(一) 語言少味無阿堵

淳南詩話	山谷詩云：「 <u>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u> 」夫阿堵者，謂阿底耳。顧愷之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應阿堵上」，謝安指桓溫衛士云「明公何須壁間阿堵輩」是也。今去物字，猶此君去君字，乃歇後之語，安知其為錢乎？ ¹¹¹
茗溪漁隱叢話	《冷齋夜話》云：「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此法惟荊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荊公曰：『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嫋嫋垂。』此言水柳之名也。東坡 答子由詩 曰：『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山谷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 <u>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u> 』」 ¹¹²
詩話總龜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一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微陽比遠燒也。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荊公山谷東坡知之。荊公曰：「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言水柳之用而不言水柳之名。坡別子由曰：「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山谷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 <u>語言少異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u> 」又曰：「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吐事等朝三。」 ¹¹³

¹¹¹ 《淳南詩話》卷中，頁 464。

¹¹² 宋·胡子纂集，廖德明校點《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六，頁 243，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¹¹³ 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五十，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1870，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阿堵」一詞，出自晉書王衍傳，王衍之妻郭氏聚斂無厭，衍痛恨郭氏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氏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曰：「舉阿堵物卻」，今人稱錢為「阿堵物」，蓋祖王衍之言也。「阿堵」原是晉人方言，猶言「這個」，若虛以為省去「物」字則不成意，安知其為錢也，此乃歇後格之藏詞，語意不明確，故非之。

(二) 孔方兄有絕交書

<p>溇南詩話</p>	<p>荊公詠雪云：「試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苑極之不愛其上句。 <u>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u>極之不愛其下句。此與人意暗同。¹¹⁴</p>
<p>詩話總龜</p>	<p>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一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微陽比遠燒也。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荊公山谷東坡知之。荊公曰：「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言水柳之用而不言水柳之名。坡別子由曰：「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u>山谷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u>又曰：「語言少異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吐事等朝三。」(《冷齋夜話》)¹¹⁵</p>
<p>竹莊詩話</p>	<p>《類苑》云：「魯直善用事，若正爾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簿，今謂之堆垛死屍。如詠猩猩毛筆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又云：『<u>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u>』精妙隱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¹¹⁶</p>

(三) 杯行到手莫留殘

¹¹⁴ 《溇南詩話》卷中，頁 451。

¹¹⁵ 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五十，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1870，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¹¹⁶ 宋·何汶撰，常振國、絳雲點校《竹莊詩話》卷十，頁 202，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5 月。

<p>溥南詩話</p>	<p>山谷詞云：「<u>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u>」嘗疑「莫」字不安，昨見王德卿所收東坡書此詞墨蹟，乃是「更」字也。¹¹⁷</p>
<p>苕溪漁隱叢話</p>	<p>《後山詩話》云：「黃詞云：『斷生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為切對，而語益峻。又云：『<u>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u>』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為『留連』，遂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滿』也。¹¹⁸</p>

王若虛認為，「莫」字當為「更」字之誤，用「莫」字上下便不相洽，從抒情寫意的角度說，「更」字能傳達出悠長的離情別緒。剖析遣詞用字的妥當與否，正是王若虛論詩的一大特長。

(四) 用典不當，成為「俗子謎」

<p>溥南詩話</p>	<p>《猩猩筆》云：「<u>身後五車書。</u>」按《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非所讀之書，即所著之書也，遂借為作筆寫字，此以自肯耳。而呂居仁稱其善詠物，而曲當其理，不亦異乎？只「<u>平生幾兩屐</u>」，細味之亦疏，而拔毛濟世事，尤牽強可笑。以予觀之，此乃俗子謎也，何足為詩哉？¹¹⁹</p>
<p>苕溪漁隱叢話</p>	<p>《類苑》云：「魯直善用事，若正爾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簿，今謂之堆垛死屍，如<u>詠猩猩毛筆</u>云：『<u>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u>』又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隱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p> <p>《呂氏童蒙訓》云：「東坡詩云：『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作詠物詩，曲當其理，如<u>猩猩筆詩</u>：『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必此詩哉。」¹²⁰</p>

¹¹⁷ 《溥南詩話》卷中，頁 469。

¹¹⁸ 宋·胡子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頁 326，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¹¹⁹ 《溥南詩話》卷下，頁 475。

¹²⁰ 宋·胡子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頁 329，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竹 莊 詩 話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和答錢穆父詠猩猩毛筆</p> <p>《王直方詩話》云：「東坡 謝金帶鞍馬，乃表四六中 送窮文；山谷 猩猩毛筆 詩，乃篇章中 毛穎傳。」</p> <p>《類苑》云：「魯直善用事，若正爾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簿，今謂之堆垛死屍。如 <u>詠猩猩毛筆 詩</u>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又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隱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p> <p>《呂氏童蒙訓》云：「東坡詩云：『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作詠物詩，曲當其理。如 猩猩毛筆 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必此詩哉？」¹²¹</p>
------------------	---

王若虛嘗斥黃詩「身後五車書」（猩猩毛筆）不當理，而為「俗子謎」；題惠崇畫圖等詩「詭譎寄慧」而失於太過，甚至令人絕倒，都是未能把握穩妥、一貫之「意」的結果。「不求當而求新」是王若虛深以為非的作法。猩猩毛筆 全詩如下：「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疏。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動勞在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為謝楊朱。」山谷是運用典故的老手，善于把已有的故實剪裁到詩裡，以表現嶄新的內容，如此詩的首二句就用了猩猩「愛酒」和「能言」兩個典故，寫出猩猩被擒獲的原因，但緊接著頷聯二句「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卻是把一些與猩猩毛筆全無關係的典故拼湊在一起，以點化成巧妙的新意。「平生幾兩屐」見於《晉書·阮孚傳》，因阮孚愛屐，曾歎曰：「未知一生能著幾兩屐？」，「五車書」語出莊子，皆與猩猩毛筆無涉，而「拔毛」之說更屬可笑，猩猩製筆與楊朱拔一毛利天下不為的利己主義，豈可相提並論，故此詩雖是字字有來歷，卻離題太遠，穿鑿附會，若虛譏為「俗子謎也」，實不為過。論山谷詠物詩徒事雕鏤，殊無意味。

¹²¹ 宋·何汶撰，常振國、絳雲點校《竹莊詩話》卷十，頁202，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5月。

二、「奪胎換骨」之不當

<p>淳南詩話</p>	<p>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魯直好勝，而恥其出於前人，故為此強辭，而私立名字。夫既已出於前人，縱復加工，要不足貴。雖然，物有自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見，語意之間豈容全不見犯哉？蓋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為嫌，異者不以為誇，隨其所自得，而盡其所當然而已。至於妙處，不專在於是也，故皆不害為名家，而各傳後世，何必如魯直之措意邪？¹²²</p>
<p>詩話總龜</p>	<p>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少陵淵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冷齋夜話》）¹²³</p> <p>前輩云詩有奪胎換骨之說，信有之也。杜陵 謁玄元廟 ，其一聯云：「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蓋紀吳道子廟中所畫者。徽宗嘗制哲廟挽詞用此意作一聯云：「北極聯龍袞，秋風折雁行。」亦以雁行對龍袞，然語意中的，其親切過於本詩，茲不謂之奪胎可乎？不然，則徒用前人之語，殊不足貴。且如沈佺期云「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非不佳也；然正用柳惲「太液微波起，長楊早樹秋」之句耳。蘇子美云「峽束蒼淵深貯月，巖排紅樹巧妝秋」，非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峽束滄江起，巖排石樹圓」之句耳，語雖工而無別也。（《藝苑雌黃》）¹²⁴</p> <p>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云：「白發（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荊公點化之則云：「縑成白發（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水面，白銀盤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則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孔稚圭 白苧歌 云：「山虛鐘響徹。」山谷點化之，則云：「山空響管弦。」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則云：「小山作友明，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丹陽集》）¹²⁵</p>

¹²² 《淳南詩話》卷下，頁 479。

¹²³ 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九，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1532，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¹²⁴ 宋·阮閱《詩話總龜》後集卷一，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1881-1882，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¹²⁵ 宋·阮閱《詩話總龜》後集卷十三，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1948-1949，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

若虛之語雖嫌尖刻，但不可否認的，他也說出了部份的事實，因為不論是「奪胎法」或「換骨法」都是在進行一種巧妙的模仿，因為在山谷的立場，認為人的才能有限，不可能廣泛地反映外界事物，因此何不追隨於若干有成就的作家之後，向已被證明為走得通的平坦大道走去，但這種方法，畢竟已是本末倒置，把文學上的「流」當成了「源」，所以若虛譏為「剽竊之黠者耳」。

貳、對蘇東坡的批評

一、東坡高出山谷

(一) 東坡文中龍

<p>溇南詩話</p>	<p>東坡，文中龍也，理妙萬物，氣吞九州，縱橫奔放，若遊戲然，莫可測其端倪。魯直區區持斤斧準繩之說，隨其後而與之爭，至謂未知句法。東坡而未知句法，世豈復有詩人？而渠所謂法者，果安出哉？老蘇論揚雄，以為使有孟軻之書，必不作《太玄》。<u>魯直欲為東坡之邁往而不能，於是高談句律，旁出樣度，務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勞亦甚哉！</u>向使無坡壓之，其措意未必至是。<u>世以坡之過海為魯直不幸，由明者觀之，其不幸也舊矣。</u>¹²⁶</p>
<p>風月堂詩話</p>	<p>「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唯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若瞠乎其後矣。<u>或謂：「東坡過海，雖為不幸，乃魯直之大不幸也。」</u>¹²⁷</p>

「縱橫奔放，若遊戲然」是贊美東坡非凡的創作才華，一似自然流出，全不著力，恰和山谷的苦思推敲，呈現明顯的對比；「魯直欲為東坡之邁往而不能，於是高談句律，旁出樣度，務以自立而相抗」正是譏諷山谷力不從心，無法達到東坡高曠豪邁的境界，只有另闢蹊徑，走句法句律的僻路，以與東坡抗衡，殊不

版社，1998年。

¹²⁶ 《溇南詩話》卷中，頁461。

¹²⁷ 宋·朱弁撰《風月堂詩話》卷上，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2950，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知「意」才是一篇詩文的主腦，文詞次之，山谷如此處心積慮，然「不免居其下也」，「而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歟」，「彼雖力加奇險，要出第二，何足多貴哉」，若虛對東坡的宗慕，於茲可見。他明確指出黃不如蘇，又指出山谷的作法，實為求與東坡相異而發，而這一刺激對他本人的文學業績未必有利。王若虛對蘇軾的推崇，主要是著眼于蘇詩「理妙萬物」，詩風豪放雄肆而天成自然，相反，他認為黃庭堅詩情理為「詩法」所囿，無蘇詩揮灑自如的才情。王若虛與朱弁評論蘇黃的著眼點大同小異，都是從情感的真情流瀉和詩風的渾成自然來評論的，所以，他們都認為黃詩不及蘇詩。值得注意的是，王若虛批評黃庭堅詩過於恪守「詩法」，並沒有看到黃庭堅晚詩作情深而境圓的特徵。事實上，詩歌固然以緣情為本，但亦有以藝術形式美取勝的佳作。黃庭堅作詩講「詩法」本無可厚非，只是與蘇詩相比，其詩歌從情勢到境界不及蘇詩而已。

（二）東坡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

溲 南 詩 話	王直方云：「東坡言魯直詩高出古人數等，獨步天下。」予謂坡公決無是論，縱使有之，亦非誠意也。蓋公嘗跋魯直詩云：「 <u>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能絕倒者已是可人。</u> 」又云：「 <u>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於世。</u> 」又云：「 <u>如螭蟬、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多食則發風動氣。</u> 」其許可果何如哉？ ¹²⁸
------------------	---

¹²⁸ 《溲南詩話》卷中，頁 463。

(三) 東坡稱讚魯直詩應是妄傳

滄南詩話	吳虎臣《漫錄》云：「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坡不答，但極稱道。季默復問如雪詩『臥聽疏疏還密密，起看整整復斜斜』，豈亦佳耶？坡云：『正是佳處。』」慵夫曰：予于詩固無甚解，至於此句，猶知其不足賞也，當是所傳妄耳。徐師川亦嘗詠雪云：「積得重重那許重，飛時片片又何輕。」 <u>曾端伯</u> 以為警策，且言「師川作此罷，因誦山谷『疏疏密密』之句，云我則不敢容易道」。意謂魯直草率而已語為工也。噫！予之惑滋甚矣。 ¹³³
宋百家詩選	胡傳志，李定乾《滄南遺老集校注》指出： <u>曾慥（?-1155）字端伯，號至游居士，編有《宋百家詩選》五十七卷。</u> ¹³⁴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坡不答，但極稱道。」，東坡之所以不回答，只是一味稱讚，其實是不予置評。至於東坡稱道山谷詩之佳處，若虛不以為然，認為當屬誤傳，「臥聽疏疏還密密，起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耶？且提出徐師川的說法，證明此為草率之作，其尊蘇黜黃之意，明眼人自見。

二、推崇蘇東坡

滄南詩話	<u>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短於情，蓋不更此境耳。」陳後山曰：「宋玉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後知。」</u> 是直以公為不及於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於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當如是，其溢為小詞，而間及於脂粉之間，所謂滑稽玩戲，聊復爾爾者也。若乃纖豔淫媠，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輩，豈公之雅趣也哉？ ¹³⁵
------	--

¹³³ 《滄南詩話》卷中，頁 462。

¹³⁴ 胡傳志，李定乾《滄南遺老集校注》，頁 462，瀋陽，遼海出版社，2006 年 1 月。

¹³⁵ 《滄南詩話》卷中，頁 459。

荅溪漁隱叢話	《後山詩話》云：「晁無咎言：『眉山公之詞短于情，蓋不更此境也。』」 餘謂不然。宋玉初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知也。余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荅溪漁隱曰：「無己自矜其詞如此，今《後山集》不載其小詞，世亦無傳之者，何也？」 ¹³⁶
--------	---

對於晁無咎批評蘇詞短于情的說法，若虛更挺身而出，提出辯駁，子瞻之詞如詩之說，早已成公論，但晁補之的評語卻是溇南所不以為然，若虛嘉稱東坡，即許其有「情致」風韻，故亦反對詩作盡言「老實話」，若虛認為「情」應該是指「風韻」、「雅趣」，也就是一種審美的情感，它更代表東坡為人的風範與氣質，而這顯然和他作品的風格有關，而不是一般世俗所謂的「纖艷淫媠」之情，如柳永、周邦彥輩的「純情」，所以他說「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于情，可乎？」凡此皆可看出他對東坡風格的支持與仰慕。

三、東坡之詞如詩

溇南詩話	陳後山云：「子瞻以詩為詞，雖工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耳。」 予謂後山以子瞻詞如詩，似矣，而以山谷為得體，復不可曉。晁無咎云：「東坡詞多不諧律呂，蓋橫放傑出，曲子中縛不住者。」其評山谷則曰：「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如詩耳。」此言得之。 ¹³⁷
------	---

¹³⁶ 宋·胡子纂集，廖德明校點《荅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一，頁346，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¹³⁷ 《溇南詩話》卷中，頁459。

<p>苔 溪 漁 隱 叢 話</p>	<p>《後山詩話》云：「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迨也。」¹³⁸</p> <p>苔溪漁隱曰：「《後山詩話》謂：『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謂後山之言過矣，子瞻佳詞最多，其間傑出者，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赤壁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凡此十餘詞，皆絕去筆墨畦徑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若謂以詩為詞，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間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後山乃比之教坊司雷大使舞，是何每況愈下？蓋其謬耳。」¹³⁹</p> <p>苔溪漁隱曰：「無己稱：『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迨也。』無咎稱：『魯直詞不是當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二公在當時，品題不同如此。自今觀之，魯直詞亦有佳者，第無多首耳。少遊詞雖婉美，然格力失之弱；二公之言，殊過譽也。」¹⁴⁰</p>
<p>詩 話 總 龜</p>	<p>《後山詩話》謂：「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謂後山之言過矣。子瞻佳詞最多，其間杰出者，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赤壁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凡此十餘詞，皆絕去筆墨畦徑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若謂以詩為詞，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間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後山乃比之教坊雷大使舞，是何每況愈下？蓋其謬耳！（《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¹⁴¹</p>

評述東坡的則有十數條之多，其中大都屬讚譽之詞，主要原因在於若虛的詩論原理是承接東坡而來的，如東坡論詩主自然天真，不須強求，喜意隨興到，揮灑成文，不雕琢，不過度文飾等，若虛皆加以發揚，而有「天生好語，不待主張」、「窮極技巧，而害於天全多矣」、「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

¹³⁸ 宋·胡子纂集，廖德明校點《苔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頁 336，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¹³⁹ 宋·胡子纂集，廖德明校點《苔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六，頁 192-193，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¹⁴⁰ 宋·胡子纂集，廖德明校點《苔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頁 253，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¹⁴¹ 宋·阮閱《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一，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2058-2059，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之語。東坡之詞如詩的說法，早已成公論，對此若虛並無異議，因為他本來就以為「詩詞一理」的，溥南的另一主張，也跟境趣之說有聯帶的關係。詞初興於晚唐五代之間，到宋朝始大放異彩，有關詞的起源，自來有出於樂府與演自近體詩兩種說法，不論那一種為是，都說明了詞終究是不脫詩的本質。但詞的形式畢竟不同於詩，所以在表現方式上，自然不盡相同。詞是宋代文壇的特色，自有其時代價值與意義，而若虛認為「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觀」，其實抱持這種論點的，不止若虛一人，他實是有所承襲。因北方民族性情豪邁，不喜纖柔，所以豪放之詞盛行於金，蘇詞橫放傑出的詞風，深合北人的性格，故許為「古今第一」，在北地不斷地發揚滋長。惜至南宋姜夔、吳文英所倡婉約一派大興，他們潛心於協律、用典、詠物、麗藻的鑽研，這種含蓄柔美的詞風，不合北人粗獷豪邁的性格，遂使詞體漸趨式微，以致金人詞作的流傳，和金詩相較，作家、作品數量皆嫌不足。若虛不喜宋詞，深受當時文學思潮的影響，所以在詩話中強烈的表達了對纖艷柔脆，日趨萎靡詞風的不滿，以為不如詩之雅正。

四、東坡遣詞用字不當

溥南詩話	東坡 章質夫惠酒不至 詩，有「 <u>白衣送酒舞淵明</u> 」之句。《？溪詩話》云：「 <u>或疑舞字太過，及觀庾信 答王褒餉酒 云『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乃知有所本。</u> 」予謂疑者但謂淵明身上不宜用耳，何論其所本哉？ 142
詩話總龜？	坡有「 <u>白衣送酒舞淵明</u> 」，人有疑舞字太過者。及觀庾信 答王褒餉酒 云：「 <u>未能扶畢卓，尤足舞王戎。</u> 」蓋有所本。（《？溪詩話》卷八） ¹⁴³
溪詩話	坡有「 <u>白衣送酒舞淵明</u> 」，人有疑「舞」字太過者，及觀庾信 答王褒餉酒 詩：「 <u>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u> 」蓋有所本。 ¹⁴⁴

¹⁴² 《溥南詩話》卷中，頁 453。

¹⁴³ 宋·阮閱《詩話總龜》後集卷二十四，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2015，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¹⁴⁴ 宋·黃徹撰《？溪詩話》卷八，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頁 385，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6 月。

儘管若虛一再表達對蘇詩的激賞，對於其作品用語失當之處，若虛亦毫不留情地直指其疵，詩中用古人為譬喻或是塑造意象時，必須切合古人的身分，不可因求奇而背實。論詩不必追溯何所本，就算是「字字有來歷」，但使用不當，又有何益？

？、對江西詩派的批評

一、江西餘派，欲益反損

南 詩 話	<p>「且食莫踟躕，南風吹作竹。」此樂天 食筍 詩也。<u>朱喬年因之曰：「南風吹起籊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斲煙雨，明朝吹作碧參差。」</u></p> <p>「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更多。」此楊樸 七夕 詩也。劉夷叔因之曰：「只因將巧畀人間，定卻向人間乞取。」此江西之餘派，欲益反損，正堪一笑。而曾端伯以喬年為點化精巧，茅荊產以夷叔為文婉而意尤長。嗚呼！世之未作，方日趨於詭異，而議者又從而簧鼓之，其為弊何所不至哉！¹⁴⁵</p>
茗 溪 漁 隱 叢 話	<p>茗溪漁隱曰：「《詩選》云：『<u>朱喬年絕句：南風吹起籊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斲煙雨，明朝吹作碧參差。</u>』蓋前人有 詠筍詩 云：急忙且吃莫踟躕，一夜南風變成竹。喬年點化，乃爾精巧。』余觀魯直已先有此句， 從斌老乞苦筍 云：『煩君更致蒼玉來，明日風雨皆成竹。』前詩並蹈襲魯直也。」¹⁴⁶</p>
宋 百 家 詩 選	<p>胡傳志 《滄南詩話》與南宋詩論的聯繫與差異 一文指出：朱喬年即朱松（1097—1143），朱熹之父。據《新安文獻志》卷五十六，曾端伯評價見《宋百家詩選》。¹⁴⁷胡傳志，李定乾《滄南遺老集校注》指出：曾端伯，即曾慥，其語當出自《宋百家詩選》。¹⁴⁸</p>

¹⁴⁵ 《滄南詩話》卷下，頁 481。

¹⁴⁶ 宋·胡子纂集，廖德明校點《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六，頁 286，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¹⁴⁷ 胡傳志 《滄南詩話》與南宋詩論的聯繫與差異，收於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編《中國詩學研究》第 3 輯遼金詩學研究專輯，頁 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¹⁴⁸ 胡傳志 《滄南詩話》與南宋詩論的聯繫與差異，收於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編《中國詩學研究》第 3 輯遼金詩學研究專輯，頁 48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這一段又是合反模仿與知音不易而言。朱、劉二人之作，實即換骨法，「欲益反損」四字，的是妙評。不有意求同，是溥南反模仿的一句格言。足見他對江西詩人「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的作法，是深惡痛絕的，「其為弊何所不至哉？」正是他憂心所在。影響所及，比若虛稍晚的元好問也表達了對江西詩派的反感，對江西詩人，除黃庭堅外，一概加以譏彈，「論詩絕句三十首」中有謂：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裡人。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可見元好問對於山谷還加以推重，但對陳後山以下的江西詩人，他是一概加以否定的。

二、用崑體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

溥南詩話	<p>朱少章論江西詩律，以為用崑體功夫，而造老杜渾全之地。予謂用崑體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無事乎崑體功夫，蓋二者不能相兼耳。茅璞評劉夷叔長短句，謂以少陵之肉，傳東坡之骨，亦猶是也。」¹⁴⁹</p>
風月堂詩話	<p>李義山擬老杜詩云：「歲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直是老杜語也。其他句「蒼梧應露下，白閣自雲深」、「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之類，置杜集中亦無愧矣。然未似老杜沉涵汪洋，筆力（《宋詩話全編》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多一有字）餘也。義山亦自覺，故別立門戶成一家。後人挹其餘波，號「西崑體」，句律太嚴，無自然態度。黃魯直深悟此理，乃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今之詩人少有及此者，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¹⁵⁰</p>

《風月堂詩話》是一部較為系統的詩話著作，全書以「自然」詩學觀為核心，對王若虛《溥南詩話》有直接的影響。¹⁵¹朱少章認為黃庭堅「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王若虛認為「崑體功夫」與「老杜渾全」相矛盾，這種評價完全是從作詩純任自然情性的角度出發。其實「崑體功夫」與渾成自然是詩歌的一

¹⁴⁹ 《溥南詩話》卷下，頁 481。

¹⁵⁰ 宋·朱弁撰《風月堂詩話》卷上，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2956，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¹⁵¹ 劉啟旺《朱弁《風月堂》詩話研究》，大陸，首都師範大學，2009 碩論。

體兩面，並非水火不容。事實上，杜甫作詩也並不是純然任，自他很重煉字煉句，包括句律的創新。正因為是這樣，黃庭堅被貶謫黔州時重讀老杜詩，才深悟杜詩真正的妙處是雕飾而又「不煩繩削而自合」，詩境渾成自然，因此，他晚年的詩作詩能夠深入杜詩堂奧。

肆、宋人之詩亦有以自立

<p>溥南詩話</p>	<p>近歲諸公，以作詩自名者甚眾，然往往持論太高，開口輒以《三百篇》、《十九首》為准，六朝而下，漸不滿意，至宋人殆不齒矣。此固知本之說，然世間萬變，皆與古不同，何獨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後人所作，可到《三百篇》，亦不肯悉安於是矣。何者？滑稽自喜，出奇巧以相誇，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詩，雖大體衰于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盡居其後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為小技，<u>程氏以詩為閑言語</u>，然則凡辭達理順，無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餘優劣，何足多較哉？¹⁵²</p>
<p>二程遺書</p>	<p>先生（程頤）嘗說：「王子真曾寄藥來，某無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u>如此閑言語</u>，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常作詩。」¹⁵³</p>

這一則帶有總結性的詩話，從人情出發，批駁時人的高論，就詩歌的發展作出了整體評價，並為備受時人批評的宋詩辯護，表現出正確的文學史觀，儘管《詩話》中對黃庭堅詩疵議尤多，但最終對宋詩還是給予了公正持平的評價。肯定宋詩卻又否定黃庭堅，似乎也可說明他對黃庭堅的評價有感情用事的因素。

¹⁵² 《溥南詩話》卷下，頁 494。

¹⁵³ 宋·程顥、程頤撰，潘富恩導讀《二程遺書》卷十八，頁 29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第五節 其它

壹、李杜優劣論

溇南詩話	<p>荊公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杜甫，則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蓋其緒密而思深，非淺近者所能窺，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而歐公云：「甫之于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是何其相反歟？然則荊公之論，天下之公言也。</p> <p>154</p>
茗溪漁隱叢話	<p>《遜齋閑覽》云：「或問王荊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李白為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綺麗」原作「綿麗」，今據徐鈔本校改。）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泛」原作「豐」，今據元本、徐鈔本、明鈔本校改。）有淡泊閒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闔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期白太過，反為白所誚。』公曰：『不然，甫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鮑、庾下矣。飯穎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¹⁵⁵</p>

王若虛對杜甫極推崇，將其與左丘明並列，以為具有典範的意義，但在書中並未對杜甫的詩歌詳加討論，對李白的詩歌也未談論，只說到李白不及杜甫的地位問題而已。若虛以為「荊公之論，天下之言也」，可見他對老杜的推崇，「非淺近者所能窺」，或許正是用來暗譏山谷及江西派詩人只能在立格、命意、用字上，學到杜詩的皮毛而已。進一步分析杜甫的長處，在於能「發斂抑揚，疾徐縱

¹⁵⁴ 《溇南詩話》卷上，頁 443。

¹⁵⁵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頁 37，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橫，無施不可，蓋其緒密而思深，非淺近者所能窺，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可見他對杜詩的傾倒，不亞於其師，而終生反江西詩派的立場，也與其師相侔，若虛的詩學主張，受周昂的影響由是可知矣。